

伦敦 – GAC 公开论坛 - 社群公开会议
2014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 8:30 - 10:00
ICANN – 英国，伦敦

ANDERS HEKTOR: 欢迎大家参加首次 GAC 公开论坛。这位是 Bertrand De La Chapelle，他将主持本次会议。Bertrand 是前 GAC 成员，在我向大家介绍他之前，想必大家都知道他还是前董事会成员。如果大家坐得比较远，请坐到麦克风附近，以便相互沟通和交流。

在这个特别的会议上，大家真的不要担心占了 GAC 成员的座位。因为我们不再进行与 GAC 相关的讨论。好的。下面有请 Bertrand。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各位上午好。我们将在 5 分钟后开始开会。在开始之前，我想先提一个问题：请问哪位不是 GAC 成员？请举手示意。好的。

了解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本次会议是直接由于 ATRT 报告引起的，目的是说明 GAC 的职能。所以请注意，尽管大家可能坐在后排，但也是听众，而不是到这里来帮助解释其职能的 GAC 成员。

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是，在很多情况下，大家都将这个组织看作是在将大家聚集到一起后立即将大家分到不同的会议室中，以便大家相互之间不进行沟通交流的好机会。基本上就是这个模式。

所以，更好地了解 GAC 如何行使职能，尤其是规则如何应用或指导 GAC 的结构、职能和工作，对于其他社群成员至关重要。

实际上，我们的时间安排非常紧。Anders 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议程。简言之，这次会议分为多个部分。首先，Anders 将做基本介绍。

第二部分是关于不同的 GAC 成员如何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工作，他们如何准备会议，以及工作组如何在休会期间开展工作。会议将有请来自巴拉圭的 Nicholas Cabellero 和 Suzanne Radell 发言，我不清楚 Suzanne Radell 来自哪里，看似大家知道。然后是来自埃及的 Manal Ismail 发言。接着是来自加拿大的 GAC 主席 Heather Dryden 和来自意大利的 Stefano Trumpy 负责为大家解释如何根据过去公报的发展情况（我不说历史）准备 GAC 公报。最后是 ICANN 工作人员 Olof Nordling 为大家解释 GAC 在 ICANN 系统中所拥有的支持类型。

事不宜迟，下面有请来自瑞典的 Anders Hektor 为大家演讲。你准备了很多幻灯片。请尽量把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够吗？

瑞典代表： 是的，我想够了。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请开始吧。

瑞典代表： 我准备了一些幻灯片。制作幻灯片很容易。如果大家想知道有多少张，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共有 10 张。请看第一张。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有遥控器吗，或者点按这里行吗？Julia 正在播放。很好。好的。

我前几天收到了 Heather 的一封信，从中了解到 GAC 是在大约 1998 年成立的。我在几天前看到一条信息，说明第一届主席是在 1999 年到任的。所以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GAC 已经成立很长时间了。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下一张。就是这张。

即使在《义务确认书》中也为 GAC 分配了一个角色，《义务确认书》确认了 GAC 角色的职能是向 ICANN 提供有关公共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个角色很重要。《义务确认书》中详细讲述了 GAC 的职能，其中更加精确地说明了希望 GAC 就哪些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很显然，对 GAC 来说最重要的政策文件就是 ICANN 章程和 GAC 运营原则。ICANN 章程主导我们的工作。章程中说明需要考虑 GAC 的工作和 GAC 的核心价值，ICANN 需要考虑公共权威机构、政府和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章程中还有一些文字说明如何对 GAC 的建议进行回应。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章程中规定应成立一个政府咨询委员会来提供建议。所以 GAC 不是一个制定决策的机构，而是一个负责提供公共政策方面的建议的机构。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任何国家政府都可以成为 GAC 成员。GAC 目前有 142 个国家政府成员。数量相当可观。不同的经济体，例如非洲联盟委员会和欧洲联盟委员会也可以成为 GAC 的成员。多国政府组织和公约组织可以作为观察员。GAC 现在有 31 个此类观察员。

我想我们在公报中看到，实际上共有 61 个国家或地区和 8 名观察员参加了此次会议，非常好。

政府高级别会议的数量比以前也增加了很多。我想实际有 100 名成员参加了那次会议，达到了历史新高。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每个成员国指定一名代表和一名候选人。还可以带顾问。如果大家参加公开的 GAC 会议，在进入会议室时可能会发现，会议室中已经坐满了参加会议的来宾。因为将会有很多代表和候选人，还会有很多顾问参加会议。所以人数很多。实际上我并没有听谁说过这间会议室能容纳多少人，也不清楚来到会议室参加会议的人数。但人数确实很多。此外，GAC 成员或代表需要在处理政策问题的政府内部拥有一个正式职务。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主席由我们选举产生。主席以不具表决权成员身份参加董事会。章程同时还规定，我们应该在 NonCom 中拥有一位不具表决权的成员。我们可以有不具表决权，也不是成员的联络人，但可以在其他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中拥有联络人。

我们采用了自己的章程，运营原则中对此进行了说明。GAC 会自行检查，运营原则中对此也有相关说明。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下一张。我想回到了讲过的幻灯片。很好。

董事会应将任何可能引发公共政策问题的建议通知给 GAC。GAC 可以自行将问题以建议、评论、行动建议、新政策或修订之前政策的方式直接向董事会提出。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董事会将考虑 GAC 的建议。如果董事会不同意 GAC 建议的措施，他们需要告诉 GAC，并说明原因，并与 GAC 就如何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进行沟通和交流。

现在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天结束时，董事会和 GAC 之间可能无法找到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然后，由董事会做出决定，并在其决定中说明为什么不采取 GAC 建议的方式。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章程中规定的详细运营原则和条款。我认为其中有 15 章共 54 条原则与章程中的所有方面有关，还包含其他一些内容。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选择的标题。它规定了会议议程的范围，包括范围、会议和议程；有关成员身份和代表的详细信息；主席和副主席有哪些职责，我们如何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以及我们如何开展工作。

还说明了为什么应建立一个秘书处为 GAC 提供支持。这些条款是关于提供建议 and 如何向大家公布，我真的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我们如何公布结果。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是最后一张幻灯片。大家看到了么？我快讲完了。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很深刻。

ANDERS HEKTOR: 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个大家广泛关注的问题，而且稍后也会提到，那就是我们如何开展工作。再说一下，GAC 应向董事会提供建议，并与董事会交流问题和看法。我们不是决策机构。我们通过达成共识进行工作，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正式异议的情况下达成总体共识。无法达成共识时，主席可以让成员向 ICANN 董事会传达大众观点。

这显然是一个焦点问题，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有时候还会讨论对这个问题解释。

我要讲的幻灯片就是这些。我想可能不到 10 分钟。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你的时间控制得很准确。

我想说几点。大家在这些幻灯片中看到了诸多元素。每一个都值得我们展开讨论。其中一些要点我们要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但我只想选几点快速说一下。

第一点，你刚才说有 142 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参加了 GAC。近些年这个数量猛增。我得说，142 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达到了全世界所有政府的数量，这是一个重要数字，尤其是如果大家考虑进去已经派了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话更是如此。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进行过计算。当然，这个数字即使不代表 90-95% 的国家或地区，也代表绝大部分。

我过去一直担任法国代表，根据我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工作经验，我想即使有 60 个国家或地区和一些工作组参加会议，就很值得称赞了。

你们提到设立针对不同组织的不具投票权的联络人。请详细解释一下。

Heather，如果我说错了请及时纠正。事实上董事会的联络人就是主席。主席就是董事会联络人，是结构就是这样，还是 GAC 选择这样？

HEATHER DRYDEN: 我想这个决策是在我担任主席，同时行使两个职能之前做出的。这与将两个职能分开的其他 SO 和 AC 不同，担任 S.O. 或 A.C 主席的是一个人，而作为联络人的是另外一个人。是的。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我之所以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在章程的不同规定和运营原则中，在各种灵活性可供选择。同样，公报现在被用作主要建议渠道，这种情况最近更为明显。过去，建议和原则是彼此分开的，我们需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但我了解，或者说必须让大家知道，公报现在就是传达建议的主要渠道，对吗？好的。

最后说两个表达极其重要，并且有时候会自动引起大家紧张的词语，因为这两个词语很难解释。一看到“及时”这个词会让大家感到这是一个重要元素，或许我们需要详细解释如何完成工作，因为政府在国内所完成的工作会受到一定的约束，而这些约束会影响建议或反馈的速度。第二，GAC 证实工作与 ICANN 工作组的工作之间的衔接也会影响这个有关 GAC 何时以及如何提供建议的问题。

我们在很多讨论中都提到过，“共识”这个词是一个重要元素，尤其是在问题较为敏感时更是如此。

我想谈谈这个问题。对于 Anders 的观点，大家现在有问题吗？

大家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我们将继续下一部分，标题是“准备参加休会期间工作和工作组”。

我知道下面将由 Nicholas Cabellero 和 Manal 为大家演讲，你们也想谈谈吗？

[笑声]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该你了，有请。

我想关于主题顺序，首先应该是政府在国内进行的活动，然后是如何进行休会期间工作。

有发言。

NICHOLAS CABELLERO: 谢谢 Bertrand。我叫 Nicholas Cabellero，代表巴拉圭政府。我尽量简明扼要。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两件事。第一，我与旁边这张图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这张图是某位加拿大男歌手。

第二，世界杯比赛中英格兰和意大利被击败，这与巴拉圭没有任何关系。击败他们的是乌拉圭，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下。

我在国家 ICT 秘书处 SENATICS 工作，总体来说这个机构负责电子政府和所有互联网事务。

我在政府内担任的职务是协调员，负责协调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我还负责光纤和数据中心方面的工作，所以我理所当然成了巴拉圭的 GAC 代表。

参与 GAC 会议的资源或机会非常有限，尤其对于像巴拉圭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就要根据 GAC 会议的地点制定或多或少的预算。

关于休会期间的工作，我们基本上是在主要讨论之后通过邮件列表来工作，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参加网络研讨会以及这些类型的视频会议。

关于准备会议，我们基本上是直接与部长进行会晤，讨论有关互联网治理的最新技术。我们基本上会查看要讨论的主题列表，确定是否有对巴拉圭较为敏感的问题或者热点问题。

很幸运 Amazon、Patagonia、.VIN 和 .WINE 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但我相信以后肯定会出现类似问题。希望如果问题出现，我们能快一点找到解决方案。

我们也尝试过进行地区性合作，以便能够讨论我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关于团体之间的交流沟通，例如南方共同市场、南美国家联盟以及拉美加勒比共同体。每当我们讨论共同问题时，都会设法在作为这些团体成员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共识。

但最重要的是，每次更换部长时，我基本都担任翻译角色。不是英语翻译，也不是西班牙语翻译。抱歉，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其实我是一名缩写词翻译。

我只是简要地朗读一段文字，让大家了解是否与保护 IGO 缩写词有关。

比如：在 2012 年 10 月 17 日的多伦多公报中，GAC 建议必须对 IGO 的名称和缩写词进行保护，并且必须在授权任何新通用顶级域名，

以及未来轮次的二级和顶级通用顶级之前完成二级域名的保护工作。

对于实施 GAC 提出的有关保护 IGO 缩写词的建议，NGPC 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且一直在与某些 IGO 的 GAC 代表合作，共同寻找可接受的实施建议的方法或框架。

所以我可以开个玩笑从头说起，第一，什么是 ICANN？然后，什么是 GAC？IGO，即，政府间组织是什么？什么是新通用顶级域名？全球顶级域名。还有 NGPC，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应该是新通用顶级域名计划委员会等等。然后是 CPE，社群优先评估。

我可以这样说大多数时间有 80% 是翻译缩写词。我真的认为政府部门中的每个人都不了解这些缩写词的含义，但这是我的工作。

我基本上只是想向大家提供一个我所了解的总体概览，告知大家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不同的工作方法，比如处理问题的方法。我只想向大家简单提供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 Nicholas。

Anders，你要不要介绍一下瑞典的情况？

ANDERS HEKTOR: 谢谢 Bertrand。好的，我非常乐意。我尽量简明扼要。

Nico，我觉得你对翻译这个角色的描述非常恰当。我也想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下我的工作。瑞典是一个欧盟国家或地区，我也是瑞典这个领域的一名翻译人员，当瑞典代表欧盟发言时，另有一番特殊的含义。有时我们听到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有时听到瑞典代表发言，有时可能很难弄清楚谁是谁，这种情况无疑是存在的，但欧盟委员会发言时却代表所有成员国。我们一直在努力表达清楚，以便大家都能明确。

但我是 Anders Hektor。我并不从事政治工作，我只是个公务员。我在企业、能源和通信部门工作。我的工作范围包括处理互联网管治问题，这不仅涉及到 ICANN，而且还涉及到不同的 ITU 工作组。这些工作组负责互联网治理工作，并与我们的外交部广泛合作，负责制定 WSIS 流程和联合国工作流程。

除此之外，大家也知道，这并不是全职工作：我们很多人的工作内容也不一样。我遇到过的其他一些问题主要是与互联网经济相关的问题，以及增长分析和常规数字议程问题，我正在帮助部长处理有关学校内的 ICT、电子商务，以及所有遗留给我们的欧盟委员会问题。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抱歉打扰一下，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大约有 40 到 50 个人会帮助你，是吧？

ANDERS HEKTOR: 希望如此。不是，确实有人为我提供支持。我的意思是，我们有 --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秘书。

[笑声]

ANDERS HEKTOR: 但愿。你能给我做秘书么？

NICHOLAS CABELLERO: 在我们发展中国家是这样。

ANDERS HEKTOR: 你当然有秘书。

我的部门有大约 20 人，但某些职位有重叠，大家知道，就出现了冗余。但我负责这些问题。然后我会对其他问题提供支持。

其他人负责处理 ICT 和学校的问题。我不需要处理所有问题。

但大家要知道，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

要去参加 ICANN 会议，除了订票以及寻找合适的酒店之外，我们还要解决两个难题。这显然是要寻求在当前这些不同问题上有利益关系的其他政府部门的专家意见。

有时候我们会接到指令，但并不明确，因为很多问题对我们而言并不在眼前或并不那么尖锐，又或者这些工作或业务正在进行之中。所以我们得到的指令非常不明确。但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些问题有较强的立场，就像某些国家或地区对一些问题的立场一样，我现在不提字符串。然后我们将接到关于发言讲稿中要有哪些内容的明确指示。很有可能如此。

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政府相信我们会尽力做好，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团体，而且是一个负责技术工作的政治团体。我不想说太多。

然后我们在瑞典还成立了一个外部参考小组。据我了解，很多国家或地区都设立了这个小组。我们称之为互联网治理参考小组。它甚至只是一个英文缩写。不知道为什么。它应该用瑞典语拼写，但却不是。我不得不试着改过来。我们不仅要与这些问题的利益相关方和行业代表会面，还要与将参加 ICANN 会议的其他人会面。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绝佳机会，可以与他们协调不同 ICANN 选区中将出现的不同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准备情况。

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 Anders。

我们的时间有限，我想借此机会问问其他一些政府代表，但由于不一定都在今天，所以我就选两个演示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时候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利弊存在一定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Nicholas 可以说“我们与部长坐在一起审查议程”，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情况下并非如此，因为很多政府都不提供与部长一起审查工作的机会。有很多指令，有时候很容易将这些指令缩短。即使必须进行翻译，也可以在没有所有其他中间过程帮助的情况下更快地完成翻译。

所以根据政治决策者之间的中间层数量，各个国家内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政治决策者是最终的问责机制，而大家的责任则是作为政府代表。

第二个问题之前提到过，很多 GAC 代表在自己的岗位上还有很多其他职责。即使他们只处理所有国际 ICT 或电信相关问题，也已经包含范围广泛的主题了。

所以，就拿那些只负责国际问题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在 ICANN 之外开展了很多丰富的活动，但我或许可以请 Heather 确认一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负责国内 ICT 问题这一重要职责。我不想让大家举手表决，但我确信在座的大部分代表政府的同事还在国内担任着要务。我看到不少人在点头，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在 ICANN 的很多选区内，人们在这个领域所进行的活动。它们属于域名行业，是关于互联网治理。

对于大多数 GAC 成员而言，这只是他们的一小部分工作；而对于 Janis Karklins 担任 GAC 主席时就已经加入 GAC 的同事而言，他曾说过这只是他感兴趣的活动的，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所有其他必须完成的工作。

最后一点是，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且不说有时候因为事关责任而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会出现紧张，单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问题上，就需要多协调一个环节。

所以需要很长时间进行解释，但我可以利用这次机会选取一些之前已提到过的问题，是想强调大家在 ICANN 看到的活动只是 GAC 代

表通常在国内所做工作的冰山一角，现在还包括与国内利益相关方进行越来越多的咨询工作，这虽然是好事，但却占用很多时间。

这里有一个要点，冰山一角。

现在我想让 Manal 向大家介绍这个“冰山”的另一角，大家看到 GAC 成员参加 ICANN 会议，但是在这些会议之间，他们是如何进行准备的呢？工作组和类似工作。

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MANAL ISMAIL:

谢谢 Bertrand。在讲解幻灯片之前我只是快速讲了一下，我只想在这里与社群分享一下事情的发展经过。

大家可能会认为我说的东西太过时了，但我们早在 2000 年就开始主办 ICANN 会议，当时是上级让我做为主办国参加 GAC 会议。那时候我们还不是 GAC 成员。

我尝试着进入 GAC 的会议室，但门锁住了，所以进不去。我们以前常召开封闭式会议。

所以我希望这能让大家了解到目前为止事情的发展过程。

当然，就像我的同事所说的那样，我除了本职工作外还有很多其他工作。我们还运营埃及的 IDN ccTLD。我们还有一个互联网交换点。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基础设施提供商、ISP 和与宽带相关的事务。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下一张。谢谢。

通常情况下，问题都会在全体 GAC 成员之间，通过邮件列表、电话会议，或者面对面会议进行讨论。但有时主题负责人会被指定执行进一步的流程，以讨论某个感兴趣的主题或 GAC 的建议。

大家刚才提到，我们来自不同的环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既有新成员，也有老成员，有些同事对某些主题感兴趣，有些同事来自没有 DNS 市场或 DNS 市场不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所以每个人感兴趣的主体不同。最后，主席能够轻松在我们之间达成共识。

我们建立工作组的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帮助 GAC 在对任何主题提供建议之前做出决策。

请换一张幻灯片。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团队或工作组。我们还有 GAC 工作组，这些均为内部工作组，不对 GAC 以外的成员开放。我们还有联合工作组，基本是在不同的 ICANN 选区之间组成，GAC 成员加入审核小组。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创建工作组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GAC 成员自愿加入这些工作组。

工作组通常由话题负责人进行协调，比如能力培养工作组、GAC 有关新通用顶级域名的早期警告建议工作组、未来轮次通用顶级域名问题工作组（目前是一个工作组），以及 GAC 工作方法工作组。最

后是我们最新创建的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负责处理政府合作战略。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有一些联合工作组。它们的成员当然来自不同的选区。通常由两个选区共同担任主席，或者由负责所讨论主题的选区成员担任主席。比如解读框架联合工作组就是由 ccNSO 和 GAC 联合担任主席。我们还有 BGRI 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董事会和 GAC 联合担任主席，负责实施两个 ATRT 审核小组的建议。

最后我们还有 GNSO/GAC 咨询工作组，负责 GAC 和 GNSO 早期参与 PDP 的工作。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些工作组如何开展工作，通常他们有单独的邮件列表。他们当然会在 GAC 和相关 SO 及 AC 之间进行协调。他们需要将摘要信息汇报给 GAC，以便让 GAC 随时了解工作的进展，制定讨论草案，并从 GAC 征集反馈。所有具体提议会再次征集反馈并最终征求批准，然后才能继续。

我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没有得到 GAC 对最终成果的批准之前，任何成员和工作组都不得继续后面的工作。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将用我所参与的一个咨询组为例进行说明，这是一个负责处理 GAC 早期参与工作的 GAC/GNSO 咨询组。这个工作组由 GAC 和

GNSO 联合担任主席。双方的成员人数基本相同，负责处理其中一些 ATRT2 建议。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这个工作组每周召开一次电话会议。他们轮流安排团队负责人电话会议和全体咨询组电话会议。持续咨询和考虑收到的建议。好的。抱歉。

我们必须在每个阶段都进行咨询，以确保我们的两个选区能及时收到通知，对我们的工作成果达成共识，以及给我们开启后续工作的大门。

我们还在新加坡会议和这次伦敦会议上安排了两次非正式会议，目的是进一步参与到不太正式的组织中来，我相信这个组织能成功地让 GAC 成员与 GNSO 成员展开合作。

所以我想是的。我就说到这里。好的。下面请 Bertrand 发言。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非常感谢 Manal。

大家在前面的幻灯片中可以看到，每张幻灯片提到的问题都可能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选取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说一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方法的多样性。GAC 有很多正式工作组和正规流程。其中一个挑战是如何准备和优化休会期间的工作，尤其是如何组成各类 GAC 工作小组来准备讨论并使讨论成功。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GAC 与 ICANN 中的其他选区和其他流程之间的交互与什么有关。

以我个人的经验，并且其中一些问题已经提到过，我曾参与过两个与 GAC 和 ccNSO 之间关系有关的问题讨论。特别是 IDN ccTLD 的引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做法，不仅可以用于 ccNSO 和 GAC，而且还能以一种完全开放的方式引入社群中的其他力量，但这是一种联合行动。第二点，虽然我没有参与，但我一直高度关注着 ccNSO/GAC 的框架解读工作，在目前我们所讨论的转移 NTIA 的情况下，此工作至关重要。并且我也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深入和有用的工作。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有关 GAC 成员能否参与 PDP 流程。一个事实是，当工作组能够有组织地进行互动时，便能顺利完成沟通交流工作。但到目前为止 GNSO PDP 行使职能的方式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机制，因此对 GAC 成员也不是非常实用。我很高兴看到 GNSO 和 GAC 之间建立了这个工作组，研究如何改进 PDP。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开始时将“及时”这个词说成是重要元素的原因。因为与 GAC 建议及时到来有关的大部分紧张情绪都与 GAC 成员是否能够或是否参与早期问题确定有关。由于我曾担任 GAC 副主席，还参加过董事会，所以我一直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对董事会而言，要处理这种情况非常困难，整个 PDP 一直在发展，并且 GAC 的建议似乎姗姗来迟，而原因仅仅是 GAC 正在向董事会提供建议。

所以这个工作组非常重要。我鼓励大家试着了解一下它是如何发展的。Manal，请发言。

MANAL ISMAIL:

Bertrand，我长话短说。是的，你说得很对。在早期参与方面，我们曾有过积极的体验。当我们早期参与 IDN 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我们还发现，我们的工作方法完全不一样。我的同事可以作证。当我们建立这个联合咨询组时，GAC 的工作方式、GNSO 的工作方式、如何通过流程批准工作，以及如何建立工作组，这些都需要制定章程。我们不制定章程，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两回事。谢谢大家。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是的，确实值得进行一次整体讨论。但我想告诉大家，我还提到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在公报正在征询大家的建议。GAC 过去曾用过这种方法，但相比于其他工具，它由于内容过长而无法详细说明。特别是新通用顶级域名计划发展的早期阶段，GAC 制定了一些新通用顶级域名原则。在座的一些同事可能会由于没有思考和仔细考虑这个计划的框架而感到遗憾。现在已经讨论完了。

下面有请 Heather 和 Stefano Trumpy 具体谈谈 GAC 公报，如何使用这个公报，并总结一些过去的公报制作经验。Heather，请发言。

HEATHER DRYDEN:

谢谢。我认为如果要讨论公报，那么就应该首先考虑一下 GAC 的建议，这会非常有帮助。对于 GAC 的建议是什么，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缺少相应的说明。有时，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与董事会交换意见。董事会想知道是否通过让各个 GAC 成员参与，就会收到 GAC 的建议。而且除非我们通过文本的协商流程，并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否则便无法成为 GAC 建议。

早些时候大家提到过，GAC 传达其建议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公报。确实如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在如何生成公报方面，我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进展。在我们朝着高级原则努力时，总会出现一些矛盾。大家提到了一些我们就国家和地区代码问题、通用顶级域名等事宜制定的原则文件。

GAC 的同事或许最为了解。他们习惯于从较高的层次看待问题，因为他们在国内制定监管框架的政策时必须统观全局。因此，GAC 的同事自然而然地就想要向这个方面发展。

我们的难题是在我们与董事会互动交流建议等的过程中，他们需要能够解读这一建议。他们需要能够确定需要采取哪些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有时在取得 GAC 一直寻求的结果方面，这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挑战。

举一个非常有趣的示例，我们回溯到几年前，可能更久远一些，当时 GAC 与董事会正在进行有关新通用顶级域名计划的协商。当时 GAC 清楚认识到，政府通过 GAC 传达的顾虑并没有得到关注。因此我们进入了这个与董事会进行协商的流程。在协商过程中，GAC 制定了其第一张计分卡，这是我们的称呼。计分卡作用是记录 GAC 已达成一致意见的内容。计分卡对我们非常有用，通过它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从而可以让董事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处理的是 GAC 观点。而且它所记录的信息比以前的公报还要详细。我们看到来自社群和董事会的回应非常有趣，他们表示“好吧，虽然我们或许无法同意计分卡上的每项内容，但这种方式我们非常喜欢，因为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你们提出的问题。”

因此我们仍能看到一些矛盾的存在，即 GAC 一方面站在较高的层面做事情、提出建议、准则等，另一方面又需要落实和执行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建议和准则的具体细节。

而且大家知道，在不同的时期，根据特定问题或特定讨论的时间，可能会偏离 GAC 的观点。就这个问题反复讨论了多次。因此我认为，现阶段这仍然是一个难题。Bertrand 刚才也提到，由于我们的委员会非常庞大，而且我们正在协商此文本和处理各种问题，因此我们启动了 ICANN 内部与 GAC 有关的所有类型的工作流，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共识，才能对文本达成一致意见。

这项工作高层很容易完成。但要就涉及更多细节的事情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很难做到了。

因此我们整整一周时间都在协商我们的公报，并在本周末最终定稿。

我们要把我们的讨论和商定的结果反映到提交给董事会的公报中，当然我说过，公报还要提交给社群。我认为应该强调这一点，这非常重要。

我就说到这里。如果有任何类似问题，我很乐意解决。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我没有问题。Stefano 可以继续这个话题，列举一些实际问题示例或特别的经历。现阶段我只想重点强调一下您刚才提及的有关计分卡的问题。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之前，我还是董事会的一员之时就已经感受到了计分卡的重要意义 -- 希望 Stefano 能够就此发表一些评

论 -- 对于构建交互交流，提供一些方式来跟踪事情发展进度，特别是对于更好地理解不同消息确切代表的含意，它都有着非凡的用处。而且可以通过它来跟踪讨论的进度。

现在我要强调的是，尽管 ICANN 正在召开其第 50 届大会，但目前仍在开发用于多利益相关方交互的工具。我们非常熟悉政府间协商、商务协商和民间社会声明方面的所有传统交互工具。

但多利益相关模式中的立场提出和规则制定要求在完全不同的协商模式之间建立全新类型的交互。您所描述的计分卡以及各种不同元素，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在此会议上我想说明一点，这可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就是，我们必须了解，对于制定多利益相关方政策与协议，我们还没有建立完备的方法体系。

如果大家看一下议会制，就会发现议会制中程序规则和机制的发展已经用了若干年时间，甚至是几个世纪的时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模式为政策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不同的制定方式。GAC 通过计分卡和制定结构化公报提出了一种交互方式。另一个问题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以何种方式早期开展互动，特别是如何在不同层面上开展互动。

对于是否讨论及早制定辩论基调的高级原则，或者是否讨论流程整个实施中非常具体的问题，建议没有必要相同，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处理新通用顶级域名计划。

Stefano，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些历史参考信息吗？

STEFANO TRUMPY:

谢谢。非常乐意效劳。

首先，我是意大利研究委员会的副研究员，同时也是我们政府的高级顾问。我是在千禧年前的 1999 年 5 月在柏林会议中加入 GAC 的。下面我讲述一些我亲身体会过的示例或注意事项。

我想说，公报就是 GAC 在取得最终结论前近一周内开展的讨论的摘要。

但有趣的是，有些流程结束时便产生了此公报，而后会议才会结束。因此，GAC 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其代表必须灵活，同时还必须听取面临其他成员国等意见的选区提出的所有意见。

下面我举几个示例来说明与国家和地区代码的关系，即 GAC 与国家和地区代码国家注册局之间的关系。

GAC 针对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名的授权和管理采用两个不同版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在 2000 年提出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里要讲的重点是国家和地区代码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除少数代码是完全独立的之外，许多代码都与政府机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受其严格管理。

因此那时制定的有些原则并没有被独立注册机构所接受。

而且被认为是要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代码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依赖关系。

这些原则并没有与所有选区开展讨论，而只是与域名支持组织进行了少量的讨论。

因此，需要改写原则。2005 年，注册局积极地对这些原则进行考虑。但显然，它们还是没有起到约束作用。注册局与各自的政府之间并没有建立任何约束。

其中仅表达了希望 GAC 与其他选区多多开展交互的情绪，但最初并不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列举几个公报中没有提到的示例，就以尼日利亚的情况为例。尼日利亚要求重新获得授权。这个示例发生在本流程结束前的几年中。由于 ICANN 无法决定任何事情而受到了指责。

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部门同时申请重新授权。

随后，ICANN 只是表示，他们是我们尼日利亚的同事。请看。首先，选择必须关注的一方，然后摒弃其他方。这只是一个证明 ICANN 如何很难行使其职能的示例。因为 ICANN 需要保证在重新授权后，取得重新授权的注册局能够提供该项服务，而且这符合当地相关社群的利益。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关于国家和地区代表，我就讲到这里。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另一个案例是 XXX 案例。我不想过多地介绍本案例发生的具体原因。大体上是在 2007 年，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我们用于讨论 XXX 的时间与讨论 .WINE 或 .VIN 的时间差不多。我是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

但最后 GAC 对董事会讲，还不支持这个 2004 年称为赞助型注册局的新注册局。因此最终结果是如果采用 XXX，就会有许多国家和地区表示坚决反对。

因此，董事会拒绝激活 XXX，而申请者要求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然后问题又再次返回给董事会。有趣的是董事会再次询问 GAC 的意见。GAC 重申了之前的意见，因为我们并没有改变看法。

而董事会试图要求 GAC 提供将会表示坚决反对的国家和地区列表。大家知道，如果董事会知道持反对意见的国家和地区列表，那么他们就会了解到决策是否得到执行，是否产生了影响。

在这里我们再讲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各部门会直接将正式信件上呈给董事会主席和 ICANN 总裁。政府直接写信给董事会，有些情况下甚至不会通知 GAC 代表。

因此 GAC 代表不得不非常谨慎，与政府的不同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还有一些外部渠道。我要说的是并不是每件事都会通过 GAC。最近我们就遇到过这种非常敏感的情况。高层代表的会议非常有意思。另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询问本次会议是否属于 GAC。我想这是一个息息相关的问题。因为情况确实非常复杂。

下面我只讲一件事：讲到新通用顶级域名，在 2000 年 3 月的公报中有一句话。

关于增加考虑扩大域名空间的可能性的新通用顶级域名，在增加新通用顶级域名时应通过一个达成共识的基本流程严谨周密地完成。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具有特殊用途以及用于更通用或更开放注册的新通用顶级域名。

这只是为了证明新通用顶级域名计划并不是凭空提出的。它在构成时是做为 ICANN 的章程。

我想最后要考虑的是 Bertrand 曾提到的计分卡的想法。

计分卡可以说是一项非常不错的发明。它为 GAC 与董事会之间构建了一个对话空间。

在这种对话中存在一种风险，我可以说不，我们同意您提出的每个注意事项，我们将会跟进。但两者之间不会做任何具体决定。因为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对话，用来验证我们是否了解大家所讲的内容和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非常感谢你，Stefano。

大家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想仅挑选大家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发表一些我的看法。在使用计分卡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将其视为进度和交互工具。同时，社群的某些部门存在一定的顾虑，担心对话完全成为董事会与 GAC 之间的对话，还担心这会打破 ICANN 内部责任或角色的平衡。

这就是我要讲的内容，因为以前曾经说明过，我们正在为此建立一些机制。WSIS 的突尼斯议程涉及到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各自角色，而在整篇文档中敏感内容的表达方面，ICANN 正处于一个核心位置。

为什么 ICANN 会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是全球唯一一个实际制定资源管理决策和政策的机构。而且，大家都知道的，做出决策、执行决策以及面对执行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与简单地写一份决策文档是不一样的，其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在民间社会声明中或在国际间组织的政府声明中做出决议和提出建议，与必须就如何实施具体政策达成具体协议，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围绕 ICANN 责任与机制及 ICANN 职能发生的整个辩论还涉及到 GAC 在组织中的角色及其参与方式。

我希望这可以让大家对 GAC 的运作方式有所了解。这种讨论仍在继续。关于 GAC 的职能，鼓励大家联系贵国的 GAC 代表，以更好地了解其职能并就此与他们沟通。

下面有请 ICANN 的支持工作人员 Olof Nordling 介绍 GAC 提供的帮助和使用的工具。然后请大家自由提问或发表评论。

Olof，请讲。

OLOF NORDLING:

非常感谢你，Bertrand。各位上午好。

我叫 Olof Nordling，是 GAC 客户关系部的高级主管，还是负责布鲁塞尔办公室的分支机构经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提供的支持资源。实际上共包含两个方面：人员和工具。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针对 GAC 的支持 --- 在想得到的所有方面，我们实际上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独立的 GAC 秘书处。我强调一下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讲，该小组独立于 ICANN，成员由 GAC 选出，并由 GAC 成员小组提供资助。ACIG 不是 ICANN 的曾用缩写。它的意思是 Australia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Group（澳大利亚持续改进小组）。ACIG 有两个全职支持人员。他们分别是 Tom Dale 和 Michelle Scott-Tucker。绝对都是优秀的员工。Tom 和 Michelle，请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掌声]

对于 ICANN 而言，我们的政策支持团队也提供了支持人员。这位是 Julia Charvolen。她刚刚回到座位。稍微活动一下，转下头。Julia，请站起来。她个子比较高。

[掌声]

接下来就是鄙人了。

[掌声]

我们有一个通用联系人地址，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到这里。这个地址非常容易记。Gacsec@gac.icann.org。如果忘了gac.icann.org，也可以只写 icann.org。这个地址也可以使用。

重点要记住发送给谁。下一张幻灯片。请看。接下来是什么？

哪种类型的工具？

好的，这就是一系列的传统工具，当然，我们还有 GAC 及其工作组的邮件列表。我们一直在维护这些邮件列表。我们使用 Adobe Connect 召开电话会议，各种网络研讨会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当然，作为 ICANN 政策部员工，我们还可能利用 ICANN 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主题问题专家。

我们的网站并不难记。网站共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完全公开的。公共部分包含 GAC 取得的成果，例如，大家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到现的所有公报。注册了 GAC 建议之后，公报的建议部分就会解析到其选区部分。它还会连接到 Stefano 提到的对话，从这里还可以

链接到董事会的回复，因为这是往复的。我想大家会觉得这很有意思。这里会显示大家感兴趣的任何特定子话题。

然后是仅供成员访问的成员部分。例如，我们的 Wiki 工作领域就专用于 GAC 的工作组。我们不仅提供了类似这样的空间，还对当前选定的文档进行了翻译。但并非所有内容都有翻译。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选择应将哪些内容翻译为何种语言。目前有六种联合国语言外加葡萄牙语。所有 ICANN 会议的同声传译服务也都是这样。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侧，就是您的右侧，分别是六种联合国语言和葡萄牙语。因此大家可以广泛选择各种语言。

如果大家还对某种语言感兴趣，我们还提供了一些语言实践。

基于这一点，我们还为符合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参加 GAC 会议的差旅援助。例如，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小岛国一般都符合条件。目前，每次 GAC 会议，我们最多可以资助 30 名差旅人员。

对于资源问题，我想就讲到这里。大家在页面的底部会看到这些工具。以上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下面将话筒还给 Bertrand。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非常感谢你，Olof。我们竟然严格遵守了议程的时间安排，我感到非常惊讶。真是太了不起了。当然，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演讲人和专家小组的壮举。非常感谢大家。

在座各位有问题吗？有其他意见吗？如果没有，我就完全占用接下来的 10 分钟了。没问题。

在座各位有问题吗？GAC 成员要发表其他意见吗？我们大约有 10 分钟的时间。接下来这里就交给大家了。我不清楚是否有漫游麦克风。在座各位有问题吗？或者大家可以讨论关于 GAC 职能及其在 ICANN 系统中的角色和职责的任何内容，大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疑问吗？如果是这样，责任制讨论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了，因为 -- 好的，请讲。

>>

大家上午好。我将使用法语发言。

我叫 [说出姓名]，是塞内加尔电信方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我知道塞内加尔是 GAC 的成员。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现在我感觉这次会议非常有意思。我有一个问题。

大家是否清楚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至今还不是我们的成员？大家自己问过这个问题吗？我们如何评估 GAC 的成员？因为有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都有参与。而有些国家和地区却并非如此。大家是否清楚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代表？大家自己是否问过这个问题以便了解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参与的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家刚才提过，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

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是 IANA 管理权的过渡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也听取一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意见，以便他们也参与到这个对大家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中来。因为之前讲过，互联网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元素。

我们知道，目前宽带的普及率非常高，许多国家已在实施宽带，以便在所有城市间形成规模庞大的互连网络。这还关系到互联网的安

全问题。我非常关注所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应该有可能让没有工具、未受过教育或未准备出席的这些人员参与到所有这些问题之中。他们与互联网安全和 DNS 安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能够来到这里参加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了解到我们没有正式的代表团。我是管理机构的成员，但不属于部门。部门代表没有得到签证，因而无法来到伦敦出席会议。对于在这些会议中无法听到某些国家和地区高层领导的声音，我感到非常遗憾。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是正式代表塞内加尔。非常感谢大家推动工作向前发展。

希望大家在召开此类会议时，分析正在发生的情况以及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出席和代表的原因。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甚至提出了关于签证的问题，有时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Anders，请讲。

ANDERS HEKTOR: 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当时我有一名实习生，实际上有段时间，我有一个秘书。

我请他制定一份还不是 GAC 成员的国家和地区的清单。这份清单非常有意思。

清单中列出了大约 50 或 60 个国家和地区。如果绘成图案，大家会发现，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某些原因还不是成员。

从瑞典方面讲，每当我们在部门和外交部两层面与非成员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会晤时，我们总是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还不是成员。他们发现回答这些问题极为困难，因为他们不知道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熟悉 ICANN。在我们会见非成员的政府代表时，在很多时候我都会讲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 ICANN 的情况。他们习惯了参加联合国的流程和会议，而且他们在联合国也有代表。但他们不熟悉这些背景和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适应，来了解如何参与这些领域。这未必就意味着没有人员会来自在 ICANN 社群中表现不积极的非 GAC 成员国。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有些人在行业和技术社群可能非常活跃，但他们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在努力消除这种差异。

但确实有大量的外展工作要完成。

这是本社群在这里开展此项工作的小小尝试。在伊斯坦布尔的 IGF 中我们还会举办 GAC 公开论坛。希望在那里再次看到大家。

希望在那里再次看到大家。大家都知道，反覆学习是知识之源。如果人们重复讲同一件事，你们或许就会帮助我们加以改进。我们正在努力寻求各种可以让更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成员的方法。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

Suzanne, 想要发表意见吗?

HEATHER DRYDEN:

谢谢。我当然同意 Anders 针对 GAC 中的意识问题发表的看法。对于传达相关内容及为何存在相关性等问题，可能会比较麻烦。但对于 GAC 的同事无疑却非常有益，它可以帮助他们开展此类外展工作并与其他政府合作进行宣传。

因此我们一直在加强支持工作，努力提供信息和开展这种外展工作。

GAC 能够在新通用顶级域名计划中针对争议和敏感性名称作出评论，而正是它的这种特殊角色吸引了大量新成员或代表加入。有时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些政府，他们虽然已加入了 GAC，但成员资格不连贯，或是参与过程出现中断。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这或许是因为有些政府发现他们有一些特别关注的问题，而 GAC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讨论问题，甚至提出各自意见的渠道。而对于通用顶级域名，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大家都知道，人们对于如何保护争议和敏感性顶级域名方面的这种大型流程，普遍存在忧虑。

向新成员提供恰当的支持也非常重要。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采取了重大举措，如 ICANN 提供了同声传译和差旅援助资金，目的就是为了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这里了解 GAC 的一些情况。这非常有帮助，但很显然，总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完成。

我之前讲过，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与 ICANN 和其他机构合作向新成员提供此类支持和资源的方式。

谢谢大家。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 Heather。

Olof，可以简要介绍一下 ICANN 在外展方面所从事工作吗？

OLOF NORDLING:

谢谢 Bertrand。我正有此意。

ICANN 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团队，名叫“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这个团队并非专属于某个政府，而是面向各个政府，它负有特殊的使命，即增强 ICANN 流程的意识，促进参与。

这就是 GSE。这是一个 ICANN 的缩写，意思是 global stakeholder engagement（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

下面我们介绍 GES，它是政府和 IGO 合作战略工作组，我想大家之前提到过这个工作组，其关注领域来自 GAC 一方。这是 GAC 的缩写。

请大家正确区分 GSE 和 GES。字母相同，但顺序不同。他们正在努力协调工作，以使其活动成为一项卓有成果的实践。我再补充一点。

大家提到了差旅援助和翻译，我们正在努力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 Olof。

非常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不同角度确定解决方案的机会。

ICANN 工作人员 Nigel Hickson 还想发表一点看法，然后是来自英国的 Mark Carvell 和 Manal。

大家还有机会提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将结束会议。请尽量简短。

NIGEL HICKSON:

好的，非常简短，主席先生。大家上午好。我叫 Nigel Hickson，是 ICANN 的工作人员，来自政府合作部门。没有缩写。仅仅是合作部门。

Olof 刚才讲过，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显然负有促进政府参与 ICANN 流程的使命。对于周一 GAC 内部召开的高层政府会议的参与程度，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作为前政府雇员，我已经认识到了让政府在政府议程中提出这些问题的困难程度。多年以前，ICANN 还没有得到公认，而没有参与到互联网治理中。但由于现在其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出来，我想我们不仅有进一步让政府参与主题问题，而且还有机会让他们加入 GAC。这就我们致力完成的工作。

谢谢主席先生。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 Nigel。ICANN 组织的部分活动是通过您提及的国际组织开展外展工作。

我知道，在我们的观众席中，还有一些参与或关注 GAC 的人员来自国际组织，他们也是实现与小型国家和地区交互的媒介。

下面请 Mark 和 Manal 发言，然后是最后一个问题，随后我们做总结。

MARK CARVELL:

谢谢 Bertrand。Nigel 简要介绍了高层政府会议。我们英国政府星期一在这里主持了这次会议。此次高层政府会议是我们召开的第二次会议。

该会议预计每两年召开一次。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外展到未参与 ICANN 的政府以及还不是 GAC 成员的政府。在这项重要的外展工作中，主持会议的英国部长 Ed Vaizey 曾写信给所有政府的所有部长，并且我们还向伦敦的大使馆和最高专员公署以及未参与 GAC，并且普遍未意识到或不关心 ICANN 重要性的代表行政机构递交了简报。

结果是有十个行政机构出席了周一的会议。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付出更大的努力让这些行政机构参与并加入 GAC。

第二个目标是 -- 我只想讲您提出的第二点，就是提高 GAC 成员政府的承诺水平，使得政府能够获得相应的参与资源并为 GAC 会议做好准备，然后更积极地参与 GAC 会议和讨论等。

因此这就是高层政府会议的另一个目标，使各位部长和高级官员可以更好地了解 ICANN 的职能、GAC 的角色和积极参与 GAC 的重要性。

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我们的时间有些紧张。下一张幻灯片基本是提出反馈的号召，就不显示在屏幕上了。

Manal, 你来讲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个参与问题。

MANAL ISMAIL: 谢谢 **Bertrand**。

我只想非常快速地强调一下意识问题部分，我对于正在讨论的话题也非常感兴趣。大家在讨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在讨论联系，而我们这里在讨论 WHOIS 问题。

还有就是参与会议的连续性问题。我非常理解，只有 30 个资助机会，那么就不能总是资助同一成员。这就出现了连续性问题，这确实会对参与造成影响。

毕竟会议期间积极参与了。因此，这不仅仅是成员数量的问题，还是如何积极参与的问题。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是的，确实存在一些障碍。我只讲一点。据我们了解，合作战略不仅仅是将人们带到实体会议 -- 哦，**Suzanne**？你要快速发表看法吗？我们继续。是的。

它不仅仅是鼓励人们来出席实体会议。参与持续讨论。而且它还会与这些组织联系，我们有些媒介，我是指有联邦组织，**Francophonie** 还是一个联系一定数量国家和地区的工具。来自加勒比电信联盟的 **Bernadette Lewis**，就曾是这家组织的成员。有一些地方性组织，我认为阿拉伯联盟也在从事此方面的工作。对于虽然是

GAC 成员但未参与会议的国家和地区，其责任方可以通过这些组织关注这些活动。

Suzanne 想再发表一个意见。Suzanne Radell 来自美国。

SUZANNE RADELL:

谢谢 Bertrand。各位上午好。

对许多同事而言，我是背对大家，非常抱歉。我想我实际要做的是希望在座各位，希望我们的访客使用反馈机制提出中肯的建议。至少希望来自我的部门、来自美国的同事提出建议。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个人希望能提供一个竞标环节，以增加与非 GAC 人员的互动和交流，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同时收集一些反馈，了解如何能够换一种角度来进行互动。

感谢大家提出高级别利益，但我想如果我们更多地倾听一些大家的观点，会更有帮助。我想鼓励大家提供反馈。

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请讲，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SUSAN PAYNE:

好的。我叫 Susan Payne。我来自 Valideus，这是一个总部设在伦敦的选区组织，而且我还是知识产权选区的成员。

我想问问大家，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实施的哪种问责机制可以确保在对整个组织都有益处时，GAC 代表不会提前处理其自己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特定议程？

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首先，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公共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之间的差异。对于 Suzanne 所讲的内容我想说几句。显然您非常清楚，这不是一个 20 秒钟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因此我建议，组织者如果同意，可以将这个问题留到下一次会议中解决，这可能会是在洛杉矶会议中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现在我们要结束会议了。

我认为对于完美路线图结尾提出的两个问题，可以使用 NETmundial 目前提供的表达来作为组织下一次会议的建议。

Anders，最后的时间交给你了。

ANDERS HEKTOR: 谢谢。

我想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可能的确会就此展开一个长期的讨论，但非常简单的回答是达成共识，没有实质性异议。

因此，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来自 GAC 的支持，瑞典代表就无法提出瑞典的特殊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

倾听，可以尽可能参与辩论，但谁都不会获胜，除非就该问题达成了共识。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我看到 Manal 在点头。

是的，好了。

不再占用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下面我做会议总结。谢谢大家。

首先我们通过举手方式了解到了 GAC 以外的与会人员人数。如果您不是 GAC 的成员，请再次举下手，好吗？还剩下多少人？实际上现在的人数要多于开始的人数，这是一个好兆头。

我们还会再次召开类似的会议。我们计划在洛杉矶会议期间召开会议。

我们需要各位的加入。这是召开本次公开会议的首次小尝试。如果有关于如何改进、哪些方面应继续、哪些方面应摒弃以及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的想法，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GAC 秘书处。我们会感激不尽。

我期待着再次与大家见面。谢谢。

同时谢谢 Bertrand。

[掌声]

[听力文稿结束]

